

冷暖人间

洗车的乐叔

(外一篇)

符浩勇

“老板娘怎么出卖老板?”还有人不相信地摇头。

“唉,你们不知道,他、他们离婚了!”

在场的人顿时静寂下来,久久没有人说话。

其实,乐叔还有话没说,那就是洗车场老板娘从他手里借走的两千元讨不回来了。

搭彩门的景伯

每逢军坡节期那二三个月是景伯最忙碌的季节。他的忙是搭彩门,那是乡下每场军坡节期入口处路标,他拼在其中,乐此不疲。这一方人家的军坡节期都落在农历二月,他为岭前峒军坡搭彩门已是第九场的公期了。

军坡节期搭彩门是从乡村婚宴或庆典移植过来,但给钱方式不一样,婚宴或庆典是事先就给钱,军坡节期的彩门则是事后再付款。说景伯搭彩门拼在其中,是指他靠村和村之间的熟人引荐介绍,以每场有限的收入将后面的彩门做到无限的出彩,一场比一场的彩门美轮美奂。

如今的军坡节期早就摒弃了历史沿袭下来的封建迷信色彩,每场军坡节期的铺张涉及请班做戏,接待远客,抬神像巡村等事务,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的文化现象,真实体现着乡村独特的情感和记忆,已成为乡下盛大的民俗节日。

搭彩门这等事就给附近路口的村委会主任裁定。景伯对此当然了如指掌,每场军坡节期搭拱门描彩旗包工包料400元,其中包括一条芙蓉,例香烟。当然也有村委会主任压价的,譬如有个主任不抽烟,又不敢说回扣的话,就一口说定了350元,往后来年的军坡节期搭彩门都给景伯搭作。景伯想也来不及想,就一口答应,却不考虑来年材料涨价能否搭好。

每场军坡节期都有历史沿袭的限定区域。岭前峒军坡覆盖区域包括沙田和下垌两个村委会和半个新城村委会。所谓半个新雄村委会是海榆中线大路为界指向西边的村庄。要搭彩门,如前些时某村办新娘女回娘家喜宴,就只在海榆中线路口搭建彩门。但眼下中线高路路已建好通车,大多车辆流量往来却途经加乐潭水库入口进入军坡场,要不要多建一个彩门,众说纷纭。军坡节期都设立一个办事处,由三个村委会凑人组成。今年的办事处轮到沙田村委会主事。对加搭彩门的事还未考虑周详,景伯就由中学同学介绍,风风火火登了沙田村委会主任的门。

村主任姓许,见到景伯,一双精灵的眼睛眨了眨,说:“你来得正好,你不找我还找你,都说你搭的彩门一个比一个好,你来了,说明我们有缘!”

景伯乐了,不知从何说起,只说:“多谢主任关照!”他平日不抽烟,备装在裤兜的硬壳中华却忘了掏出来。

许主任刚在外吃饭回到家,还在不停地用牙签往被烟熏黑的牙缝,狠狠地剔剔什么:“今年是疫情恢复常态防治的第一年,军坡节期一到,民众压抑的情感一下子像南风吹被点燃了,我们岭前峒军坡节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底蕴厚实,不但请来了省琼剧院二团演出,还将举行全镇五行桩武术表演,届时县领导亲自参加相关活动,不论是主戏戏场,还是道路入路,处处都要办出喜庆,突出民风,体现特色!这一阵我都很忙,没事别来找我,搭几个彩门不就是千元出头,办好了少不了你的!”一番话把景伯满腔问题堵得严实,也让他乐不可支。

二月十六军坡节日那天,景伯不但在海榆中线以西进入岭前峒路口搭起一扇彩门,也在军坡场西边高路路口进入沙田辖区路口也竖起彩门拱门。让谁也想不到的是在军坡场公庙边也搭起一个气球伴着彩旗飘扬的拱门。他心里想好了,自己不能为军坡期办事处丢脸,许主任说不论镇领导、县领导都会来。这三个拱门彩装费用正好让三个村委会去对接。

然而,军坡期办事处等到晚上琼戏班开锣鼓排八仙了,相关县镇领导都不露面,办事处的人急得不给镇领导打手机发微信,却得不到一个确信,这让景伯百思不解。

军坡节过后三天,景伯收到不搭彩门的款项,他去办事处催收时,被告知他搭彩门成了基层增加负担的典型。他这才知道,不知是哪个来军坡节期吃饱喝足的家伙向有关部门告发,往年军坡节期只搭海榆中线以西进入岭前峒处的一个彩门,今年下垌增至西边高路路口,军坡场公庙边共三个,算到底是成倍的增长,有人传扬,沙田村委会许主任将受到相应处分。

景伯知道别人的贪念惹了事,但他不能将恶果让他人吞下,他心急火燎跑到镇政府去,苦笑着说:“增搭两个彩门,不关村委会主任什么事,那都是我自愿搭建的,没收民众一元钱,不算增加民众负担。”

事后,景伯自然没有收到另外两个彩门的建设款项。但有人举起拇指头夸他说,他有限的与村委会许主任的缘分。

那一个与以往并没什么不同的下午,天如镜面般澄澈,似乎将全世界都看得清楚分明。约莫两分钟,楼道传来轻微的响动,很快,一道白色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是莫老——位年过花甲的原创油画家,也是我在《羊城报》实习转正的重要课题。

就为这么一位有趣的老先生,我跑了三趟。第一回他正在作画,故而不好打扰,草草聊了几句我就起身告辞了。第二回赶上他正要出门,叫我改日再来。幸好,今日成功见上了他。

因有过两面之缘,他认出了我,脸上浮起笑容:“小王记者,下午好啊,快快请进!”

莫老居住在这栋多层公寓已有三十余载,如今的邻居是一户三口之家。

很快,二楼那间迎着暖阳的铁门出现。莫老熟练地掏出钥匙,翻动几下,收到“吱呀”一声的回应。

莫老的家并不大,只有一间卧房。阳台仅摆着一个大画架和闲数堆在窗沿上的几瓶颜料罐。他提起张木椅子轻放在沙发旁,示意我坐落在沙发上后,很满意地自己也靠在木椅上。

早在第一次到访前,我已久闻他的大名。报社前辈是这样描述莫老的:下笔从容淡定,用色快且大胆,人和物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由于无论搭什么颜色样式的下装,他上身永远是那一抹白,莫老也被人戏称作“白老”。

片刻后,我开始了采访:“我今天再次登门拜访,是想来听您谈谈您眼中的艺术。”

莫老笑起来:“如果我没记错,我早年被问的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这样,我换个角度,你不妨听听我与艺术的故事。”

彼时的阳台上轻轻抚过春风,画布的一角被带着卷了一圈儿。

“先从我初学画画开始吧。”他唇角轻轻上扬,“我少时从师王书染先生,直到我十九岁考上大学离开了家。”

就在我以为会听到一个从小立志当画家的伟人梦时,莫老忽然笑了起来:“若是你查百度,一定会以为我们是亦师亦友。但实在惭愧,我并非勤奋的学生,他也并非温和的老师,我们是两

人生况味

白色画布

王坤

刺头硬碰上了……”

原来,莫老少时虽有绘画天赋,却并没有专研其中的打算。拜师后以兴趣为主,比较随性,让师父王书染很是头疼。几次三番下还是激怒了这位老先生,他开始严抓莫老的专业课。

“我当时只觉得他真古板刻薄,丝毫没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有一回他气极,让我坐直在木椅上,盯了一整个下午的白色画布。那之后的一个月,我常做噩梦,梦中的他变成了各种画布的样子。”莫老回忆道,“后来我不怕了,他就骗我说学美术可以环游世界。我生在小山村里,人间烟火都未食明白,那些遥不可及的山外世界都是他告诉我的。他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走出去看看。就这样,我一步步走向了美术这条道路。”

他接着说:“不过我的功底太弱。上了大学后,大家都比我厉害,每每被老师单独批评就心里苦哈哈的。有次跑回去找他诉苦,他听完后对我说:‘人生就如画画。在学素描时我常告诉你,要分主次懂平衡,只有将黑白灰三色各居其位才是艺术。同理,你也要学会让自己的耀眼和阴影和平共处。’事实证明,他的话奏效了。在那之后,我获奖颇多,算是超越了自己。”

我看了资料,问道:“我记得在那之后的两年里,您的画风几乎大变样了。”

“不错,我当时觉得很混乱,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艺术究竟是什么。”莫老挠

了挠鼻子,“比赛多次后,那种千篇一律的风格,没有特点的作画让我再也下不去笔。于是,我自暴自弃地开始‘挑战’阴暗的风格、谨慎的笔法……”后来,我试着去旅行。我去看了山川丽景,世间少有的奇观异景,然后走出了中国,到达了无数艺术家的梦中情城佛罗伦萨。前前后后,我辗转各地四年……”

这时,虚掩的铁门微微开了一个小口,一张白净的小脸凑进来。我认出来,是那户三口之家的小女孩。

小女孩飞快地跑进来冲我笑笑,又立刻转头对莫老说:“师父,您今天还没有给我布置功课。”

莫老笑得眉眼弯弯,指了指阳台的画架:“那就是你今天的课题。”

小女孩先侧头张望,又半信半疑地点点头,随意抄起一旁的板凳就向阳台跑去。

“她是我的小徒弟。”莫老一下子放松了下来,“这大概是我唯一的徒弟了。所以再闹也骂不得,‘物以稀为贵’吧。”

我顺着他的介绍望过去。比小女孩高半个额头的画架上摆着那匹未开动的白色画布,但她身子前倾,似乎真能从中看出些什么。

没来由的,我问道:“那您找到您心中的艺术了吗?”

“嗯,在三十多年前搬到羊城之后,我想,我找到了。”莫老点点头,“艺术是离不开人的。无论人奔走多远,总要回到最初的地方。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看透世界之后返璞归真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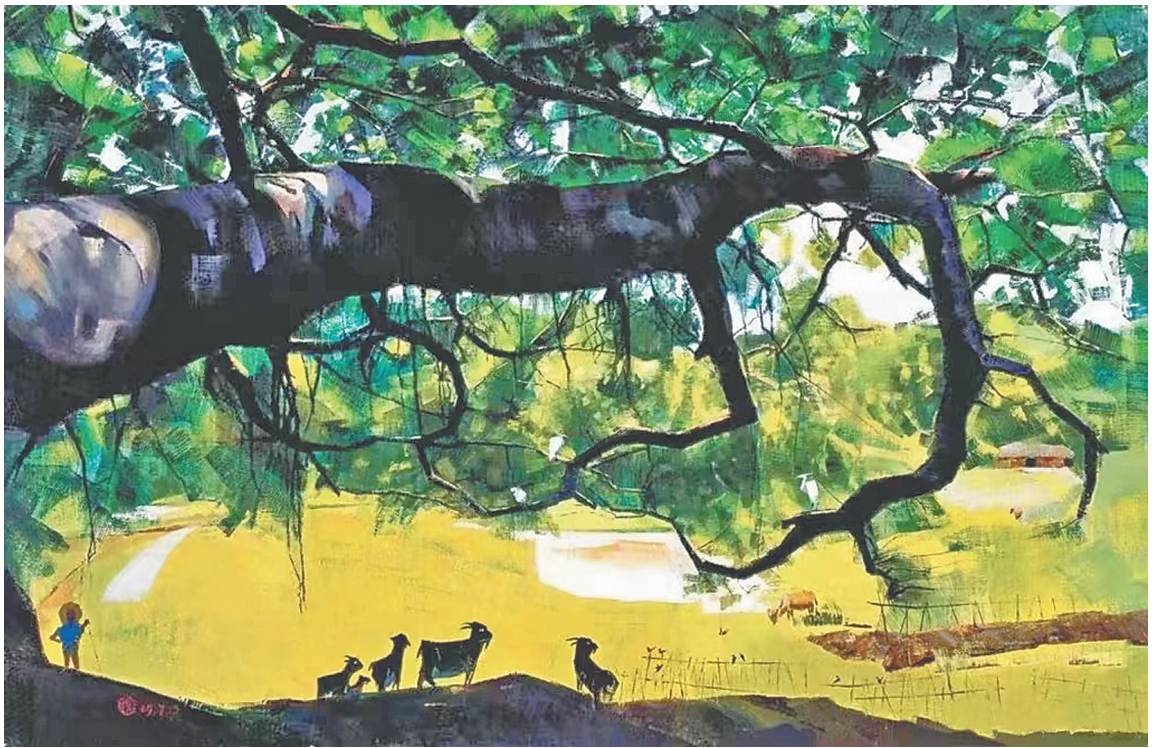
“在这座小城,每天迎着暖阳早起,再静静看一会儿画布,那白色似乎也鲜活了。”

采访在黄昏将至时结束了。我站在莫老的公寓楼下,借着昏黄的灯光,看着手里的照片,良久未能平静。

照片中的莫老与小女孩同坐在木椅上,他们背挺得很直,笑容很灿烂。两人背后是阳台那个大画架,上面摆着未开工的画布。

白色画布被风微微吹起一角。那抹白似乎在一瞬变得如镜般澄澈,将那跳动的鲜活的心也映的分明。

我看清楚了,那心中有白色画布、山川丽景、有艺术功法,还有整个世界。



《同在绿荫下》

(油画) 王昌楷 作

感悟人生

梦想的力量

毛新萍

梦想,用难以想象的毅力,用难以想象的智慧实现了自己人生所定的四个梦想。在美国每年以十万计的博士毕业生中,无疑特莱艾的份量最为凝重。《纽约时报》报道,2009年12月,44岁的她在美国西密执安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成了美国媒介聚焦的人物,当她在美国知名的谈话节目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所有听众无不为之动容。

梦想的力量多么强大,而那时,她已是国际援助组织的评估专家,为非洲艾滋病预防的课题研究在努力,同时她在她上大学时的母校收获了一份美丽的爱情,她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认识的一位病理学家马克·特伦恩特结为夫妻。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吧,当特莱艾回到非洲津巴布韦家里,在曾经的“书桌”旁挖起土里装载着自己四个梦想的瓦罐时的情景吧,相信那个时刻,世界都会为之闪亮。

梦想应该是滋润心灵的甘泉源。面对特莱艾·特伦恩特,我想说,梦想的力量给我最深的启迪,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梦想的种子,我们都不应该放弃,坚持和行动,努力去实现。落芥的梦想是找到大地,花朵的梦想是结出果实,平凡的我们都有梦想,做最好的自己,在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中绽放自己美丽的和超然。

红尘随笔

岁月深处话小满

梁小玉

时间是一列火车,二十四节气是它的站点。时光流转,不经意间已到第八站——小满。小满是忙碌又充满哲理的节气,只有融入自然,才明白万物的生长规律,才懂得生命亘古不变的道理。

农谚云“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三车”指的是油车、丝车、水车。这时候榨油车转动起来忙着榨油;养蚕人家的妇人摇动丝车忙着缫丝;男人踏水车忙着引水灌溉。男也耕,女也织,忙得不亦乐乎。

儿时印象中,小满时节父亲也总忙个不停。我的家乡西南地区盛产水稻。水稻和小麦不同,稻喜热,麦喜凉;稻要泡,麦要燥。“小满大满江河满。”此时南方雨水丰裕,预示着丰收的到来。江河湖塘日渐充沛时,父亲每天忙着巡田、管理稻田,每次回来脸上总挂笑着。

水稻连下几天也不能天旱,否则会淹死水稻。有时遇上一两天雨,暴雨雨急父亲也要去巡田,一是查看是否决堤,二是调整水位。水田涨满,父亲就在田埂挖一个适当的缺口放水,田里就能保持正常水位。

“小满不满,干断田坎。”水量不够时,父亲便要忙着“抢水”。记得儿时的一天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白,父亲早早开着手扶拖拉机到小河边。

河面波光粼粼,微风拂过,带起层层涟漪。父亲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那是他多年劳作的见证。穿上它,仿佛能获得一种力量,让他在这小满这个繁忙的节气里,不知疲倦地穿梭在田间地头。

父亲轻轮起手开始摇拖拖拉机,随着低沉的轰鸣声,水泵抽起河水,通过粗大的水管,流向远处的水渠。几台拖拉机同时抽水,机器的轰鸣声、潺潺的流水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首欢快的田园交响曲,在田野间回荡着。

水渠很快便满了水,乡亲们忙着将水引到自家田地。他们脸上同样洋溢着笑容,仿佛看到了丰收的希望。

我静静看着一切,内心深处那潭清幽荡起一层涟漪,此情此景深深烙在了我脑海里。

忙完灌溉,父亲带着我在田边挖起苦菜。脸上依旧挂着满足的笑,他说:“小满要吃苦菜,后面的苦就都能挨过去。”我天真的说:“不,我才不要吃苦。”父亲只是笑了笑。

那天晚饭,父亲炒了一盘苦菜,喝着小酒。我帮他倒酒,父亲说:“不用太满,小满就好。”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

当年父亲的话我不明白,随着年岁渐长,方知“时人但只餐中饱,莫忘旧时苦菜黄。”父亲说吃苦是提醒我珍惜粮食,不忘旧时艰辛。

如今父亲年近,已不再种稻,但每到小满时节,我总会想起父亲在田间忙碌的身影,我也逐渐明白他那些简单却深刻的人生哲理。正如小满的含义,小满即安,知足常乐。人生不必追求完美,适度即可的智慧,是父亲用一生劳作教给我的宝贵知识。

时光荏苒,岁月深处,小满如诗,记载着父亲的勤劳与智慧,也传承着珍惜与感恩。愿不忘初心,珍惜每一份收获,感恩每一份付出。

三色饭(外一章)

曾晓华

三色饭。是苗家的特色美食。色彩鲜艳,清香可口。不了解制作的全过程。只知道是用红黄黑三种颜色的植物汁液放在山兰糯米里染成。

在三月三节的当天,来到大山雨林处的苗家。

主人会热情的款待,端上三色饭。嘴里留香,味道难忘。一种敬重的笑容写满脸上,看到了苗家人们过上了平安吉祥的幸福生活……

桃金娘

桃金娘,是一种中药植物。在海岛的丘陵灌木中,或贫瘠的土壤上,默默地生长着。适应性很强。迎着烈日,风雨,气候……

以自己的姿态坚守。开花,结果。初秋,是桃金娘果熟时节。品尝。酸甜可口,淡涩余香。

全身是宝。根,叶子和果实,皆可入药。功效作用,治愈人间的苦痛。

现在。桃金娘,很少看见了。已经成为童年时光的一种记忆……